

第一章 小说赏评样文

第 1 篇

“墙上门”与“瓶中花”

“墙上门”与“瓶中花”

——浅析邵宝健的小小说《永远的门》

优秀的短篇小说总是简约凝练而又寓意深刻，形象生动而又内涵丰富，邵宝健的短篇小说《永远的门》就具有这样的特色。作者讲述了在江南古镇的小四合院里一个本该美满却无比遗憾的爱情故事，刻画了一对内心深爱却行动怯懦的中年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揭示了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环境、人际关系等社会问题，引发了读者的关注与思考。

小说开篇的环境描写揭示了日常生活环境对人物行为的影响。“古镇”“古井”“古老的平屋”，古，即“古老”，古老的居住环境、古老的观念、古老的行为方式，寥寥数语的描写，暗示出传统的存在依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摆设”，但是总的“格局多年未变”，人们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所形成的陈旧定势尚未得到改变。“普通的小杂院”的聚居地，“普通人家”的界定，则暗示了小说主人公郑若奎、潘雪娥代表了大多数的一般百姓，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示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仍然受到束缚和影响，人们的心灵依然被压抑和禁锢，情感的大门尚没有被打开，个人欲望无法自由地表露。

《永远的门》以“门”为题，选用了一些典型的意象，令作品具有了深刻的象征寓意。门，是一个通道，它被男主人公涂上了紫红的颜色，装上了黄铜的拉手，画在墙上逼真而又精美。这个意象包含了内心孤寂的主人公郑若奎渴望跨越障碍，敞开心扉和所爱的人相互交流沟通的美好愿望。门的精心设计，门的鲜艳色彩，暗喻了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可是，无论多么精美，这扇画在墙上的“永远的门”，是一扇“永远”都打不开的门。它象征了人物心灵的通道无法开启，美好愿望无法实现的现实。透明的蓝色花瓶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花儿芬芳鲜艳，象征着主人公的情感生动美丽；花瓶纤尘不染，蓝得透明，象征着彼此情感的真挚高雅。男主角死后，画师在整理遗物时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发现花瓶被人擦拭过，瓶中的菊花盛开。这一细节透露出女主人漠然外表掩盖下的深情爱意，凸显了“瓶中之花”的象征寓意。再美的花，盛放在没有水的瓶中怎能结出果实？！这个意象和“墙上的门”一样，隐喻了两个人最终无疾而终的爱情。

作品着重刻画了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采用了人物的外貌动作描写来外化人物内心的情感，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潘雪娥是一个外表时髦的女性，“衣饰素雅又时髦”，她的穿着“时髦”，但是内心却并不“前卫”，对自己的意中人她连一句明确的话都不敢讲，更不要说采取有效的行动了。她冷漠、呆板、自我封闭，有情感却不表露，只有表面的美丽与优雅，没有内心的激情和冲动。另一个人物老郑，懂艺术、爱生活、认真工作，“那大大的眼睛，总烁着年轻的光，烁着他的渴望”，内心有着强烈的情感和愿望，但也是想法多行动少，只有向往与追求，没有勇气和行动。他对于爱情的追求只是停留在“心爱花瓶，如心肝一般的爱惜，洗净、透明、斟上明净的井水，极小心的捧回屋子”的层面，独处的时候在卧室里一人高的书架背后，用心地画上一道门。“墙上门”“瓶中花”，有其形而无其实，中看而不中用。五年了，两个内心深深相爱的中年男女有很多机会，只要花一点心思就可以接近对方，最终却在单调的客套中消耗了自己的幸福，在长达数年的隔墙而居中安分守己，唯一的举动就是在墙上画一扇精美的门，在家里摆上一瓶精美的花，直到生命消失。这不仅是遗憾，简直就是讽刺！作者采用了许多外在的语言动作描写展示出人物的特点：他们都渴望爱，被对方所深深吸引，都有心灵相互沟通与交流的向往，但是却都没有冲破心灵束缚的决心和有效行动。于是，一对相爱的人、一段相当的爱情，只落得一个悲剧结局。

两位主人公是两个肉体年轻却心灵苍老的人，是两个情感丰富却行动怯懦的人，这就是这个时代和生活中最普通和普遍的“正常”人。他们的爱情悲剧不只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人物所置身的社会的悲剧。阅读至此，读者可以从作者对人物的同情与叹息声中感受到作者对社会中禁锢人们心灵现象的揭露与控诉。

作者还刻画了一群旁观者的形象，从旁观者的角度和态度的变化来展现这个故事的深层含义。一开始，面对这对男女，“同院的邻居们，曾是那么热切地盼望着”，这是一种多么常见的善良祝愿；当得知郑突然死亡时，同院的邻居们深切同情，无限惋惜。人们对于失意者总是特别宽容和同情。但是当他们发现了卧室里面那扇门，联想到两个人可能真的相爱交往过时，态度就一下子从鼓励、同情、惋惜变成了鄙夷、愤怒、指责。这真是小说画龙点睛的一笔，具有戏剧性的讽刺意味。作者以此让我们看清楚了大多数人的真实面目：社会的进步表面上已经让人们个人的情爱生活有了相当的理解，但其实并没有允许人们真正地宽容和接受，传统的道德观念仍然是人们评价指责他人的尺度。在这样的环境下，男女主人公是不可能自由行动争取个人幸福的。可见，小院邻居对郑、

潘二人的感情变化成为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线索。从开始的热切盼望，到遗憾同情，再到为郑、潘二人暗中“私通”而倍感愤懑，小说的高潮就出现在那扇紫红色精巧的门打开之时，期待、唏嘘、敬佩，心情五味杂陈的邻居们的情感发生了剧变，“几天前对于这位单身汉的哀情和敬意，顿时化为乌有，变成一种不能言状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而当人们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才发现这不过是一扇画在墙上的门！再次的意料之外，仍在情理之中。短短篇幅，伏笔铺陈，情节起伏，一波三折，作品深刻的主题得以揭示。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爱情本来是最具激情和活力的情感力量，最能激发人的热情和勇气。古往今来，为了爱情铤而走险、奋不顾身的故事比比皆是，无论悲剧或喜剧都显示出冲破现实束缚的力量，都鼓舞着人们挣脱规范、教条和禁锢。人生与爱都是需要激情的，没有激情的爱，没有激情的人生，只能是瓶中的花、墙上的画。一个没有激情、没有勇气的社会只能是没有希望的社会。

小说平静的叙述语言和深刻的内涵意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读者从平常的故事中领悟到了犀利的讽刺批判，让人禁不住遐想和反思。小说中的人们生活在无波无澜的平静中，死亡也发生在普普通通的意外中，一切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普通”一词被反复使用：最为普通的场景，普通的花店员工，普通的电影院美工……一切都平淡无奇，一切都不经意地展开。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背景，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两个爱情主角的剧情全在这最不起眼的小院子的日常起居中上演、落幕，他们每一次见面只是乏味地寒暄一下，连郑若奎的死也是“静静地走了”，格外平淡。这真是一个平平淡淡的爱情悲剧。然而，小说的深刻与悲哀就在于此。表面上看，这样的悲剧结局是当事人的过错，他们怯懦、保守、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作茧自缚，给自己的心灵安上了一道门，使摆在面前的幸福悄然逝去。剖析内里，才会看到这是一幕心灵被禁锢、情感被扼杀的社会悲剧。任何个人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主人公对爱情渴望又畏惧的矛盾性格以及被传统观念所桎梏的行为，都是特定的社会物质、精神生活环境所决定的，所以这个悲剧与人物的个性有关，却是时代社会造成的。

作品揭示了在社会已经迈向开放自由的现代化的今天，旧有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心灵，限制着人们的行为。“哀莫大于心死”，两个有情人最终没有结成眷属，不是因为封建社会的压迫，而是现代人的处境使然。因此，这个结局就更令人感到悲哀。读者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局？人们如何才能走出这样的困境？这就是这篇小说的现实意义。它促使读者思考：人到底应该如何活着？一个社会如何才能唤起普通人生活的激情与勇气？

第一章 小说赏评样文

第 2 篇

珍藏过去，积极向前

珍藏过去，积极向前

——浅析王奎山的小说《红绣鞋》

王奎山的小说《红绣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当代社会中平常人家普通百姓间的动人故事。哪个时代都有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的军人，哪个时代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小说聚焦在捐躯军人的未婚妻就要和别人举行婚礼的那一天里发生的事情，渲染了人物悲伤与欢喜错综交加的情感，塑造了善良美好的人物形象，歌颂了当代社会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的真挚情义，揭示出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好。

小说的题目点明了“红绣鞋”在作品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以标题为核心物引领情节发展、突出主题的小说创作惯用法，以传统小说最为普遍，在当代小小说中也屡见不鲜，《红绣鞋》便是一例。这种标题如“照亮读者眼睛的灯笼”一般，起到了引人注目、突出焦点的作用。“红绣鞋”是中国传统婚礼上新娘子的婚鞋，具有特定的喜庆寓意，新人穿新鞋、走新路、开始新的生活，有着弃旧迎新的象征意义。小说中“红绣鞋”成为了塑造人物、关联情节、揭示主题的焦点。

小说篇幅虽短，却设置了不少悬念。小说一开始营造了一种欲言又止、令人困惑的气氛，造成了由始至终的悬念，吸引了读者的关注。让读者迷惑的是，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为什么作者一再暗示“今天”和麦苗的关系？为什么七婶要躲开这一天？

围绕着“红绣鞋”，小说用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三个人物形象：新娘子麦苗、她过去的爱人“贵”、“贵”的妈妈七婶。小说人物的出场是由一个带出另外一个：从七婶引出了第二个人物麦苗，通过麦苗，再引出了第三个人物“贵”。麦苗对七婶的称呼为什么从“婶”改为“娘”？她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贵”是什么人？他和其他的人物是什么关系？这些悬念环环相扣，一系列的细节描写渐渐展示了三个人物的关系，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贵”是一名军人，他为了百姓和国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是一个高尚的

英雄；“贵”的母亲七婶是一个普通百姓，也一个善良、伟大的母亲。独生儿子在前线牺牲，儿子昔日的未婚妻就要和别人结婚。在本该属于儿子婚礼的日子，她触景伤情，忍不住悲叹“怨俺贵没福”，痛苦不已。但她却通情达理，体谅、关心麦苗，含着眼泪祝福她。麦苗失去了“贵”，对七婶没有血缘之亲，但又始终保持了孝敬之心。结婚的当天还一如既往来照顾七婶，替她做饭、打扫。这源于自己对昔日爱人“贵”的热爱，也出自晚辈对英雄母亲的敬重、对老一辈的关爱。她的言行举止显示出昔日的爱人“贵”已经成为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过去和将来都是如此。在举行婚礼的同时，她特意把“红绣鞋”献给了“贵”，凸显了多情重义的女性形象。小说中的重要的人物“贵”并没有直接现身，而是隐藏在一些细节的描写中，如“麦苗没有去‘西间’或‘贵住的房间’”。这种草蛇灰线、时隐时现的描写看似无关紧要，其实举足轻重。“贵”这个人物是麦苗和七婶之间的桥梁。小说中对“贵”的侧面描写突出了七婶和麦苗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刻画了两个人物的性格。“贵”的离去，加强了麦苗和七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亲情连系，在麦苗出嫁的当天，她和七婶的关系由“婆媳”转为母女。麦苗对七婶承诺“过了三天我回来看你”，把七婶当成自己的母亲，婚后三天回娘家看望。行文至此，前面所有的悬念方才解开。

小说聚焦在婚礼即将举行的时刻，字里行间回旋着的声响渲染了特定的气氛，激发着特定场景中人物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室内麦苗和七婶两人沉浸在“哀哀地哭”的悲伤氛围中，室外传来越来越“欢快的音乐声”，结婚的喜庆和生离死别的悲哀交织在一起，“音乐声和鞭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麦苗和七婶分手的时刻越来越近，悲伤和不舍之情越来越浓，直到“音乐声和鞭炮声铺天盖地地压过来”，情节奔向最高潮。欢乐与悲伤，别旧与迎新，这样交错纠结的时刻往往最能表现出人物真实的情感，表现出最美好的人性。小说此处的描写突出了当事人美好的情操，歌颂了人物美好的心灵，堪称小说中最精彩之笔！

“红绣鞋”是小说的题目，但“红绣鞋”出现时，小说已近尾声。小说结局以“红绣鞋”点睛。七婶看到马上就要出嫁的麦苗把自己的鞋子遗留在为国捐躯的儿子“贵”的遗像前，“那是一双新鞋。一双红绣鞋。”这双鞋，象征着麦苗对“贵”不变的情感，也象征着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英雄们。读者也可由此感受到在我们的社会里那些看似平凡的人们有着崇高的品格和美好的人性。军民一家，兴国齐家。作品展示了一种现代人坦荡、积极、不断向前的生活态度，歌颂了普通百姓善良美好的心灵。